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五十四回 國丈通遼害狄青 宋王信讒惑奸計

詩曰： 婪臧受賄把君欺，暗合宮圍患女兒；
宋主信讒蒙晦計，忠臣被害中奸機。

不題龐飛虎諫阻父親之言。卻說龐洪在書房內與禿狼牙對酌已完，言談之際，時敲三鼓，即喚家中打點帳褥，與三人安睡。又聽一番諫阻，自回進後堂去了。有眾家人私議，說道：「他若是孫大老爺打發來的，因何太師爺作賓主相待？卻也奇了。」又見他三人生得與鬼無兩樣，到底這人是那裡到來？何故有幾人說這是邊關野地，所以出這樣人來。有一家人說：「他就是一番蠻，但我們吃了現成，穿了現成的，管他什麼？況且太師爺又吩咐門上不可說與外人得知。如違重重處責。我等管他何用？眾人悄悄逸去，不要惹這段是非有何不妙。」眾人多說有理，休言家人私論。

再說國丈進歸內堂，細細說與夫人得知，夫人聽了，含笑說：「相公，與狄青兩人雖然有些仇恨，也罷了。相公不要與他作對的好。人可瞞，天不可瞞。古云『天亦難瞞』。何必作此啖食擔憂之事！」龐洪說：「夫人，你也不用說住，若弄不倒小狗才，我也不做人了。」說未完，旁邊走出飛虎，說道：「爹爹，如今西遼國送來禮物，不知爹爹意欲何為？」龐洪說道：「這遼使便說飛龍公主死在狄青之手，遼王深恨於他。所以差官送禮，前來說明從前珍珠旗是假的。狄青已有欺君之罪。為父的奏聞聖上，豈可不將狄青斬首麼？」飛虎說：「不是孩兒多言阻你，如若奏明聖上，就有禍事到了。」龐洪聞言不悅，說道：「因何見得招禍，你且說來！」飛虎說：「爹爹，前者飛龍在我府中出頭，如今滿朝盡知。目下遼王差人到此，又是爹爹陳奏起來，就蹈了飛龍前轍，必道爹爹與西遼是相通了。如一查明，這遼差一到京來，先要經過雄關之地，早累及姊丈疏忽之罪了。前者飛龍之事，險些家散人亡，今日勸爹爹勿要貪財愛寶，平平安安過日何為不美？」龐洪一想此話，果然不差，但又捨不得幾樁無價之寶，況且殺除狄青已有機會，若不趁此除他，以後就難了。夫人又說：「相公啊，依了該兒之言才是！」龐洪說：「你母子不必多言，我自主意。」不理妻兒，往外去了。

龐洪靜坐偏房，想道：「這件事情又要與女兒商量方妥，且慢奏明聖上，免得自家之累罷。細想女兒雖是女流，倒有深謀識見。待他在聖上跟前尋個機會，慢慢打點此事，必然成功。」是夜定了計，來日上朝。因來到書房內，禿狼牙便問國丈：「朝見聖上，可曾奏知否？」國丈說道：「已經奏明。悉遇朝中有事，不得空閒，聖上說明日驗旗定奪。」禿狼牙道：「又要多候一天了。」國丈說：「屈駕多留一天也何妨？」禿狼牙說：「豈敢！」國丈吃了早膳，又坐小轎一乘出了相府，到後宰門，丁大監一見，進內稟知。貴妃一想爹爹沒有事決不來的，今日必然有話了。吩咐了太監請國丈到望花樓講話。丁大監領命，請國丈進來，到了望花樓，父女相見坐下。龐妃請安已畢，叫聲：「爹爹因何呆呆不語，有何緣故？」國丈細將情由說知。龐妃聽了嘆聲：「爹爹，你年已將花甲，雪鬢滿頭，後來的光景無多得，還是暫且退步吧！從前為著飛龍之事，要女兒打點，連我也擔憂。用了多少曲折之言，轉彎之語，方能說得君王心准，此乃皆因事已成了。所以女兒出於無奈而為。如今又要行此事，我勸爹爹勿為此事罷。」龐洪聞言，頓覺呆了，兩眼光睜看著女兒，想一會，長嘆一聲說：「女兒，不是為父的必要如此。只因我與狄青恨同切齒，日後不忘的。我不傷他，他必傷我，這個冤家是解不開的。女兒你今日若推辭不就，我為父從今不進此地來，即辭駕歸林，父女之情，永遠離了罷！」龐妃聽了，蛾眉一蹙說：「爹爹年紀已是日高，你休得動氣。我勸爹爹安分守己，那曉得爹爹定要作此念頭。女兒若不從順，誠為不孝，今朝只得盡力為你打算罷！」龐洪點頭說：「多謝女兒。」頃刻，愁悶散去，喜歡復來。叮囑一番，連忙辭別女兒，回歸府內坐下，心頭大悅開懷，說：「狄青，你這小畜生今番死了，老夫好不安心。」

不表龐洪得計。再言晚上天子回宮，龐妃接駕，御宴排開，滿斟美酒，遞敬君王。貴妃一想，不可特然起，須要遠遠說，轉彎抹角然後說到珍珠旗方為妥當，便說：「陛下，臣妾常常忖度自念，微軀只像雞群伴鳳一般。有幸得受聖上恩波，時常又恐福薄難以消受。」嘉祐王含笑道：「龐愛卿，休得說此謙虛之言，你今與寡人相親，恩愛成雙，便是你福厚之處了。」貴妃說：「陛下啊，從前外國興動干戈，臣妾曾聞陛下說起來，心中惶恐不安。喜得如今天下平寧，心無掛慮，樂度歲華，皆叨我主福祿齊天。」嘉祐王大悅說：「貴妃啊，你若提起外國兵力，感動寡人，憶起功臣，實覺傷心。」貴妃說：「那一個功臣的？」天子說：「鎮守三關楊宗保，智勇雙全，乃忠義之臣。可惜他一朝命喪沙場，死得慘傷。如今天波府內，已無人了。只有楊五郎早已少年修行了。苗裔只有楊文廣，其餘已是釵裙寡婦了。想他家冷落，真乃傷心也。」貴妃說：「陛下啊，此謂：瓦礫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。既然我主念及楊宗保，還直陰封旌獎。」天子說：「朕亦有此意，足見與卿同心。」龐妃說：「陛下啊，那楊宗保陣亡之後，目今上等英雄還有何人？」天子說：「愛卿，前日朕已曾說過，英雄要算狄青，更喜他與眾將同心協力，平定了西遼，得珍珠旗回朝。西遼投降，安穩國家，一國投順，各邦畏服。從此江山永固，賴他之力。」龐妃說：「陛下，那珍珠旗到底怎樣的？陛下可曾看過否？」天子說：「非但朕已看過，而且滿朝文武俱已共目，人人稱讚，實是西遼鎮國之寶。」龐妃說：「惟獨臣妾不曾觀看的，不知陛下可賜與妾一觀否？」天子說：「貴妃，你要看麼？」即著穿宮內監奉旨，把庫房開了，取出珍珠旗速拿來到。萬歲吩咐開了錦繡囊，宮娥把旗展開，貴妃鳳目四角一瞧，看到幾回，假作呆了。天子說：「全虧五虎英雄，殺敗了西遼，番王心急，故把寶旗獻出。從此料想他再不敢侵犯天朝了。」貴妃說：「陛下，此旗是番王差送，還是狄青帶回朝的？」天子說：「狄青帶進回朝，寡人與眾文武一同共目過了。」貴妃說：「陛下啊，臣妾從不曾見此旗，今宵看起來倒也疑心。眾臣雖讚美稱揚，妾看來還是假的。」天子說：「愛卿，怎見得是假的。」龐妃說：「陛下，此旗若是西遼傳家國寶，乃是年深月久之物，顏色必然煙彩，針線必然發鏽。今看此旗，顏色甚是鮮明，而且周圍針線又是新尖。不知是遼邦新造假旗來騙我主，還是狄青作弊更換了，存卻欺君利己之心。」天子聽了此言，不覺呆了。便叫宮娥取過來，待朕復看。二宮娥一個執旗，一個執燭。天子細看一回，說道：「愛卿，果然顏色鮮明，針線簇新，此旗諒非真的，朕前日卻胡亂收了此旗，來日臨朝究問狄青罷。」貴妃說：「陛下，狄青如今有了欺君之罪，須當追究，切不可又是仁慈不認真了。」若從前楊滔劾奏狄青無故殺妻，天子庇蓋龐洪，所以不認真的，今日龐妃乃是巧話說，不要自己仁慈又說認真的。天子說：「這事朕必要查明真假來，若是真的，不必言假的，必要究明原故的。」貴妃又說：「陛下，若是假的，狄青卻有欺君之罪，還把他正其國法否？」天子說：「認真查究明白，方能定罪！」說完吩咐內監，把旗收藏回庫，復又宴飲一番，言談盡興，正敲二鼓，玉手同攜，羅帳雙雙，其樂于飛，難以再白。不知來日嘉祐王臨朝查問驗旗，如何執罪平西王，下回詳說。正是：

任爾英雄稱哲睿，亦可蒙蔽惑陰謀。